

警察故事

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戒毒人员

□胡梦影

人在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许许多多的第一次，第一次咿呀学语，第一次独立行走，第一次外出求学，第一次择业就业……无数的第一次串成了我们的精彩人生。它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，是我们对未知的探索，更是我们值得纪念的美好回忆。我们正是走过了无数的“第一次”，才学会了勇敢迈出第一步，学会朝着每一轮新生的旭日昂首前行。

第一次的经历如夜空中的繁星，光辉而又繁多，随着时光的流转，岁月的变迁，不少这样的繁星正渐渐淡出我的记忆。然而 2018 年 6 月经历的“第一次”却会永远在我记忆的星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

2018 年 6 月，在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近三年的我接受领导安排，与一名早两年人所工作的师姐一起主管一个特殊的小组——艾滋病小组。虽然此前在大队也接触过艾滋病戒毒人员，但并不是戒毒人员的主管民警，也没有

太多的思考。

对于艾滋病，我的印象还停留在课本上，我知道它的危害大，难以治愈，有三种传播途径，对待艾滋病患者不能歧视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基于我认为艾滋病、艾滋病患者距离我很远。当我参加戒毒工作后，才发现戒毒人员正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，在工作中接触到艾滋病患者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当我真正走近艾滋病患者后，才发现怜悯也是另一种歧视，关怀、尊重和平等才是她们所需要的。

戒毒人员大多比较敏感、自卑、缺乏安全感，这些表现在艾滋病戒毒人员中尤为突出，用她们的话说就是：没能从这个晴天霹雳中反应过来。

我知道对待艾滋病戒毒人员要更注意教育方式，但最初接触她们，我忽略了这一点，在对她们进行艾滋病教育过程中，我侧重于讲述吸毒与感染艾滋的关系、艾滋病的危害等，而忘了她们其实已经是艾滋病感染者。她们不愿面对现实，甚至抵触艾滋病这个词。对于这些已经深受其害的特殊人群，我

应该给她们带去的是希望，是艾滋病治疗的方法和有关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，让她们积极接受治疗，得到生的希望。

人与人之间相处，眼神很重要，有时不经意的一个眼神可能会伤害到他人。在我的组内，有两名艾滋病戒毒人员，年龄都不大，其中一名只有 22 岁。每次见到她们，我都会替她们感到惋惜，觉得她们很可怜，但这种怜悯的眼神正如一把利剑在刺伤着她们。虽不歧视，但这又与歧视何异？把她们当成患普通病症的戒毒人员看待，给予关怀的同时，更给予平等、尊重。

第一次带艾滋病这个特殊小组，第一次与艾滋病戒毒人员相处，第一次在艾滋病戒毒人员中开展教育活动，第一次处理艾滋病戒毒人员违纪事件……这个过程遇到过挫折，经历过失败，但正是这种挫折和失败激励着我一步步成长，一点点改变，我相信未来这一切都是一种宝贵经验和人生财富。

（作者为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）

因吸烟违纪的他为病人戒烟了



资料图片

□石恒

在十几年的工作生涯中，接触过许多戒毒人员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故事。但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或许是严某。

他的形象太差了

2008 年的秋天，严某因吸烟违纪被我处罚。严某当时的形象实在太差了，门牙脱落，其他牙齿都是黑漆漆的，眼神总是飘忽不定，可以说吸毒对身体产生的影响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那时我刚工作不久，对严某这样的戒毒人员有着本能的反感，发现他违纪后，厌恶感油然而生，所以对他的处罚非常严厉。还记得严某当时似乎想解释，但被我严厉喝退了。

情绪过后，我反思了自己的行为，觉得对严某的处罚有点过了，于是当天值班时，我和严某进行了一番交流，我想了解严某的情况，和他违纪的前因后果。话匣子打开，我发现严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严某原本是个商人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经济上的宽裕让他开始飘飘然。在应酬中，严某接触到了海洛因。那时的海洛因是有钱人的

“奢侈品”，起初严某为了显示身份吸食海洛因，然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他渐渐沉沦，屡戒屡吸。

那一次的谈话，让我对严某有了改观。其实他并非无可救药，只是多年的毒瘾让他难以自拔，他自己也很痛苦。

该怎么帮助严某。在观察严某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他对安排的工作从没有怨言，而且手脚利落。我试图从这方面引导严某，让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能帮助其他行动不便的戒毒人员，这样或许可以找回自己的价值能成为一个被人需要和喜欢的人。后来，严某果然尝试这样做，有了不小的改变，让我省心不少。

他出所我做“功课”

转眼，严某即将出所了，他来找找我，想聊聊回归社会后如何适应生活。我沉思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改天我来找你，我觉得我这次和你要认真准备一下，因为这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生。”那几天我在网上、书上收集如何有效对接社会的资料，甚至与同事聊天的话题也是这个。

后来，我将准备的资料认真地讲给严某听，我讲得非常细致，他听得非常认真。最后，我对

严某提了“三多三少”的要求：一是多理解他人、少一点自艾自怨。回归后可能会遇到各种冷言冷语，甚至是歧视，这都是正常的，因为大家都是凡人，看待和考虑问题有偏差，自己不能因为这个就丧失了信心；

二是多为他人付出，少一点自私自利。尽可能的多为他人着想，别人才能接纳你，自己才能更好的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圈子，自私自利只能让自己更加封闭，从而又进入恶性循环，可以先从去居委或街道申请做义工开始，真正让别人看到你的进步；

三是多一点兴趣爱好，少一点急躁焦虑。积极参加各种体育运动，多接触一些正能量的人，自然焦虑也就少了，这样自己的生活就能成功很多，每天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，定然会成功。

多年后偶然重逢

严某出所了，我以为我和他不会再见。然而，2011 年，我在医院为家人办理住院手续时，听到有人叫我“警官”。我回头一看，竟是严某，他穿着一件护工服。原来严某出所后经过居委等部门的帮助，来到医院当护工。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，已经做了一年多了。

严某的坚持让我感动，我给他递了一根烟，不料严某连忙摆手，“医院规定不让吸烟，而且很多病人和家属都不喜欢护工抽烟，我已经把烟戒了。”说着，严某还特意露出了牙齿。他装了假牙，还清洗了牙齿，形象好多了。告别时，严某非常真挚地对我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后来有一阵子，我上下班时都会路过严某工作的医院，每次我都会看一看护工上岗牌，严某一直都在。时隔已久，现在我已不知他的近况，但愿他一切安好……真心耕耘，定有收获。

（作者为上海市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）

戒毒新生

没能遵守对继父最后的承诺

□讲述者：上海市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 阿杰（化名）
整理：法治报记者 徐荔

今年我已可是而立之年，但回顾前半生，却是一事无成，还让人为我担心。如今想来，真的是后悔莫及。我没有遵守对继父的承诺，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不知道是否会原谅我……

放弃工作陪伴家人

2011 年，我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大学，后来到上海某系统信息技术公司工作，许多国家级项目工程都有我通宵达旦赶进度的身影。那时纯洁、质朴的我带着理想刚刚踏上社会，怀揣着梦想，一往无前，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而是梦想。“努力到无能为力，拼搏到感动自己”是我的座右铭，和大多数走出校园的莘莘学子一般，我总想以生平所学在职场中一展抱负，披肝沥胆投身在事业长河中，在热闹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为自己占据一席之地。

只是理想比现实丰满，实

践比理论困难。不知是天意的安排，还是命运的捉弄，参加工作没多久，我的继父就被确诊为肺癌晚期。我的妈妈终日以泪洗面，无心料理家中的营生，便让我离职，在家帮把手，让她可以陪着继父周游各地，了却他生平的心愿，也留下最后最美丽的回忆。

自古忠孝两难全，可是生命只有一次，我毅然提交了辞呈，回到家里的小车库帮忙。

与原来的工作相比，回到家后的日子太安逸了，也让我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，只是为了让继父安心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，也算是一种尽孝吧。

将毒品当成“麻醉药”

虽然是半路出家的再婚家庭，可是我对继父的关爱却是发自内心的。

继父最后在医院病床上等待的时光，我日夜照料，可我们都知道，继父的时间不多了，他自己也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。继父生怕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也担心高昂的医药护理住院费会拖垮我们这个家，他放弃了生的希望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冰毒麻痹自己。

得知继父靠吸毒缓解疼痛，我非常吃惊，也试图规劝他，但最终还是于心不忍，默许了他的做法。刚开始我会回避，到后来继父自己已经无法单独完成“溜冰”的操作，我就在旁给他打下手。每次吸完毒，继父看上去就有精神一些，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，他的

脸色苍白如纸，他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。

继父吸毒次数多了，我也产生了好奇，甚至尝试着吸毒。那时，我根本就没有这是吸毒的概念，只是把冰毒当做缓解郁闷心情的“麻醉药”，我以为它不会上瘾，更没想到它会给我造成终身都难以磨灭的伤害……

继父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那天他把我喊到床头，语重心长地告诉我，他知道我吸毒了，但是希望我答应他，不会再有下一次，否则他走也走得不甘心。我答应了他，希望他能更加心安。我们诉说着回忆，回顾着过去，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，他哽咽着告诉我，他之所以会吸食毒品就是年轻时误入歧途，结识了损友，影响了一生。他劝我千万不要不他后尘，要重新振作起来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没能遵守那个承诺

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那一刻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我泣不成声，哭累了就趴在继父的病床边睡着了。后来我是被护士叫醒的，继父的手掌还贴在我的后脑勺，可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，安详的脸上没有留下什么愁容。继父用生命最后的时光给我上了一课，让我许下了再不碰毒品诺言，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生离死别来得更加刻骨铭心？

我本该践行我的诺言，可是继父的去世让我无法从悲伤中缓解出来，就想用毒品让自

己“快乐”起来。继父的后事都是我妈妈一手操办的。告别式那天，继父以前的女友前来闹事，她认为自己应该分到相应的遗产，不然不罢休。纠缠、挣扎、闹腾，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
在派出所，我哭诉了继父去世前的经过，并且承认了自己吸毒的事实，流着泪做完笔录。就这样，我成了“吸毒人员”。

吸一次也是吸毒，吸十次也是吸毒。我已经“下水”了，再想上岸，谈何容易？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，我开始了第二次、第三次吸毒。

妈妈报警抓我戒毒

妈妈看着我自甘堕落又心疼又气愤，她陪我去广州的戒毒医院自愿戒毒。半个月的疗程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完成了生理脱毒治疗。其实我那时就觉得愧对家人，花了他们的血汗钱，还让他们操心，那么大大年纪了还要劳累。可是这种愧疚之心转瞬即逝，回到上海没多久，我就去参加了朋友聚会。在酒精的麻醉下，我没有控制好自己，又沦陷了。

得知我复吸，家人绝望了，他们狠下心报警。我的强制隔离戒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

追忆似水流年，逃不过此间青年。我放不过我自己，转一圈来到了这不该来的地方。青春一经典当既不再赎，大好青春年华，如今早已没了诗和远方。眼泪有什么用？后悔有什么用？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，明知是自作孽，可仍希望家人能够原谅我。尤其是我的继父，希望他原谅我失信于他。我没能守住最后对他的承诺，如果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，希望我还可以喊他父亲，他养我大，我顾他老弥补今生的遗憾。只是希望那一次我们不会再碰触毒品，他不会因病早逝，我也不会身陷囹圄。